

苦尽甘来滋味长

关立蓉

每次去超市,总喜欢逛逛蔬菜区,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,这儿,是与泥土最接近的地方,番茄、南瓜、辣椒、青菜……饱吸大地朝露的精华,成了这样鲜嫩水灵的模样,舒展出自然的赤橙黄绿。春节前,在一格格码放规则整齐的各类蔬菜之间,我竟然发现了一小堆塌棵菜。没有鲜艳的色彩,并不引人注目,但在我心里,如朵朵盛开的黛青色之花,霎时,一股亲切温暖的感觉弥漫于心。

在我的故乡,塌棵菜是在隆冬和初春季节寻常见的蔬菜。它是青菜中的极品,味甜鲜美,清香爽口。勤劳的农人,九月下种,十月分畦,任其平展株型,塌地生长。冬后,经霜酥软。有诗赞曰:菜根滋味甜于蜜,堆雪河豚味最长。它最大的特点是天生耐寒,即使霜雪覆盖,拂去积雪,它依然郁郁葱葱,枝叶纷披,充满生机。这种别具一格的风骨与秉性,让它有了另外一个名字——塌地松。它的叶子以黛青色为主,重叠交错,茎秆呈墨绿色,带有浓浓的黑紫,人们又称它黑塌菜。

今年春节,终于可以回家,腊月二十七,一夜奔走,回到故乡已是深夜。早晨还是醒得早,拉开窗帘,冬季的田野,一片孤寂。仔细望向地面,浓霜覆盖之下,黛青色的塌棵菜,一垄垄,像律诗一样排列整齐。80岁的老父,已经拿着小铲刀和竹篮,在田里劳作,他粗糙的大手还很灵巧,一挖一挑之间,就是一棵完整硕大的塌棵菜,他抖掉菜叶上的白霜和泥土,扔向竹篮,一抹抹黛青,在里面欢喜跳跃。

我去厨房洗菜,打开水龙头,水冰得刺骨。父亲赶忙生火做早饭,他不习惯燃气灶具,还是使用稻草做燃料的老式灶台。炉火升起,灶膛里火红一片,室内也暖和起来。我细心清洗,摘下一片片菜叶,塌棵菜的外叶塌地生长,叶片肥厚而有泡皱,芯叶卷心,需细心扒开,洗掉里面的泥土。仔细嗅叶片,闻见淡淡香味。父亲说,待会儿到乡里的集市买几斤文蛤,年前熬了一大碗猪油,今天中午用猪油,塌棵菜炒文蛤。我一听,喜笑颜开,这样鲜美的滋味,举世无双。

母亲也起床了。几年前,得了肾病的母亲,身体羸弱,长期使用激素,她的脸部,异样的圆形。她曾经是一个多么健壮的村妇,能扛着百十来斤的稻谷在田间飞奔,而今,却只能在室内缓步而行。但农民勤劳的本性犹在,她依旧闲不住。今天,她还要蒸馒头,馅儿是新鲜的塌棵菜,细细切碎,加上瘦肉丁、香菇丁,她还要蒸年糕、做炒米糖……过年的古老仪式,一样不能少。环顾厨房四周,在母亲的拾掇下,这儿的一切依然井然有序、干净整洁。而父亲,是个不识一字的农民,只擅长农活,并不擅长家务,过去的岁月里,他甚至不会做饭。然而,在生命的年轮划入垂暮时,在他的妻子重病时,他成了里里外外都能操持的一把好手。给我们的电话里,他们永远都是一致:都好看呢,你们放心吧。在寂寞的乡间,寒来暑往,两个人能相伴,心里有期盼,就是他们最美好的世界。

春节后,我们返回城里,车子后车厢里塞上了满满一筐塌棵菜,棵棵滋润饱满,如垒起的一叠黛青色瓷盘,还有文蛤、馒头、炒米糖……车轮碾过有煤渣的小路,我朝田野里望去,塌棵菜,它正努力贴着地面匍匐而生,用匍匐的视角,从大地体温中获取生长的温度,接受阳光、霜雪,还有天地间精灵的抚慰……它的柔嫩鲜美,将让回城的每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,氤氲在蒸腾的香味中。

我在报上看到,如今塌棵菜已声名鹊起,走向大江南北,甚至端上了辽宁舰官兵餐桌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拥军菜”。人们喜食塌棵菜,除了雪下乌菜羊羊肉的美味,我想,更是欣赏它苦尽甘来的一生吧,历经世间剧烈的温差、彻骨的寒霜,涅槃犹存,让寒风再退三尺,在大地上传递生命的光彩。就像一个人,历经磨砺,由内而外,散发出风华玉润般的魅力。

走进天一阁博物院,人会很快静下来。我之前曾两次追慕而来。近日再来,又一次踏过这里的石道地、木地板,脚下声音似乎给我别样的回响。我仿佛见到明朝“回来”的这处私立藏书馆创始人范钦持书的双手,又仿佛听见于“书”和“银两”间、选择“天一阁”及其藏书作为家传的范钦长子范大冲坚定的话。父教子传,父有盼,儿有望,孙接续,才得以“书藏

旅游

有人会说,你这是矫情!送你东西你还烦恼?可确实是这样,请听我道来。先说鞋,亲友们都知道我喜爱旅游,经常有人送我旅游鞋,鞋柜里堆得满满的,有名牌的,有国外的,有夏天穿的,有冬天穿的……可我喜欢的没几双,或是颜色、式样不喜欢,或是尺码不对。我人不矮,可脚小,基本穿40-41码,本着“不给人穿小鞋”的原则,送的鞋都偏大。有一次,一位亲友从国外来,本来她想送我42码的,买鞋时,一转念,为保险起见,给买了43码的,我穿在脚上,越看越像是一对“大驱”。望着满柜的鞋,扔嘛,可惜了;穿吧,不知穿到猴年马月。我曾经感叹地和老妻说,鞋合不合脚,只有自己知道,我多么想自己买一双喜欢的鞋啊!

还有,许多人往往喜欢送T恤。我的衣着风格,几十年来,只适合圆领T恤,可受赠的,全部都是翻领的,用来扎拖把不舍得,于是,只能垫衣柜底了。送家用电器就更烦恼了。女儿为了孝敬我们,减轻我们的家务劳动负担,买了一台五千多元的高级扫地机。但我们嫌它太大,工作平台占据了客厅一角,以这个原因委婉地让女儿拿了回去。可过不了多久,女儿又拿了一台没有工作平台的扫地机给我们。真是的,哪天连扫地都扫不动,大概率是不会还住在家里了的。于是,扫地机又扔到墙角落去了。本来家里已经有了一台豆浆机,一台粉碎机,可女儿又接连送来了万能粉碎机以及孢子破壁机;女婿知道丈母娘

2012年5月,韩国学者申东顺女士出版《在说与不说之间:上海沦陷区杂志〈万象〉研究》。在序言中,钱理群教授给予盛赞。话虽如此,该书却有一处不易察觉的硬伤,因与散文家黄裳有关,并已留有遗

“季黄”非黄裳

祝淳翔

患,故不得不特为指出。书的第3章《“万象”的文学形态》第六节第三小节,论及黄裳等人的通讯写作活动:“……1942年夏季大学毕业后,他使用《古今》预支的稿费潜离上海,奔赴大后方,并仍把散文、通讯寄回上海发表。……黄裳在《万象》上



古今”。这本身就像一本书,读起来特别暖人。书房里的气味,像是范家父子的气息。行走其中,闻见一股山野味,很浓,但不烈。正在讲解的宁波大学老师很快接收到我们脸上的信息,说书间置放着芸香草;那是范钦先生给藏书找的伴,有防虫护纸之用。后来,一代代人照着去做。讲解的宁大老师并不是甬江边长大的,她来自嵊州剡溪畔,而她的讲述,却如同给你说家事。在芸香草的氤氲里,我



边陲,而古都北平早已沦为日占区,又何来“大后方”一说呢?换言之,黄裳确曾在1942年夏奔赴大后方,并将内地见闻以通讯的方式寄回上海发表。但申女士笔下“两都赋”之一的《风沙寄语》,根本就与黄裳无关。令人尴尬的是,这处硬伤黄裳本人也有所察觉,却顾左右而言他,未作彻底否认。因此我说“不易察觉”,绝非空穴来风。在散文《往事琐记》(原刊《东方早报》2012年5月27日)里,黄裳很有针对性地订正说:“一九四二年我在《古今》上发表了多篇文字,用以集攒旅费,不是一次预支所得。当时我在交大只读到‘大二’,没有毕业,是到重庆九龙坡交大去续学的。这两处都与事实有些参差。”紧接着说,“申先生提出我的未入集的佚文共四篇,尚待考定”。指的便是刊于《万象》第三年第一、二、三和七期上的《风沙寄语》,署名季黄。

不妨试着考定一下“季黄”究竟是谁。却说来容易,考起来难。至少从《万象》杂志本身入手,恐不易弄清。因为主编柯灵

放,这回有当地社科同道领路,我们有机会进入。上楼时,阁内工作人员发给每人一个手提照明灯。我们小心地踩过楼梯,慢慢走在透风和透着微光的二楼藏书间里。一列列包浆很浓的橱柜,严肃、端庄,在那儿接受我们的凝望。靠里的一圈书橱门面上,以镶嵌方式布了五个字: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范钦先生藏书爱书读书的表情,忽从这些汉字里活了起来。下楼前,我走近二楼楼梯

读了张静教授发在夜光杯上的《只缘恐惧转须亲》,心却久久静不下来。我想,诗里的那些事,是平民的事,是寻常的事,但是,把平民的事写进诗就是政治家的“清”,把寻常的事引入公众关怀就是文学家的“情”。伟大的诗人一定是清明的政治家,一定有一颗不同寻常的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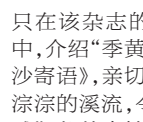
杜甫的心是悲悯之心,扑枣觅食的饥民,扑的不是枣,扑的是生命挣扎,扑的是生活底层的愤懑,扑的是生存权利,这个场景可以无限联想,无限放大,静止不动是一个抗争的缩影,延展开来是社情的潮涌。关注再关注,扶贫济困是任何时代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,容许妇人扑枣,扶助扑枣妇人,是诗人的悲悯心,也是政治家的本心。

杜甫的心是同理之心。一个社会有各个阶层,有多元诉求,设身处地,将心比心,换位思考,就形成融合性,可以弥补社会分层的裂痕。人的修养与情怀凝结到一点就是同理心。站在吴郎自身的角度,觉得这枣树所有权归我,收获权归我天经地义呀,我围篱笆进行确权无可非议呀!但是你们如果站在扑枣妇人的立场上,有没有想到她扑枣时的无奈与胆怯;有没有想到她无儿无女无依无靠贫到骨的恐慌;有没有想到她贫到骨的原因是战乱,是灾祸,抑或是疫病;有没有想过,你在确权的时候,她却丧失了生存权益。一句“无食无儿一妇人”,深刻透析了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;一句“正思戎马泪盈巾”,清晰表达了诗人的格局胸怀——国难当头,全民共赴;一句“只缘恐惧转须亲”,充分显示了诗人所倡行的亲近底层、体恤贫病的政治主张。以天待人,而不以人人入天,同舟共济,同理同心,决不可计较一枣之得失。

杜甫的心是劝善之心。诗人对于扑枣妇人的关爱是政治主张,对于吴郎的劝诫是人文引导,杜甫并不主张劫富济贫,而是倡行共济共享,对于枣树篱笆的处理是两个字——拆除。人与人之间,究竟是零和博弈的关系,还是有难同当、互助共生的关系?战乱之中,妇人扑枣,是社会关系失衡的表现,筑篱则加剧了失衡,一定要拆除!拆除外在的可见的篱笆,更要拆除内心不可见的篱笆。社会各层,互爱互助,要明白所有财富的形成,都不同程度地占用了社会资源、生态资源,何况枣树原先就是开放的社会边际资源,因此,帮助无食无儿的妇人,能够吃上饭、种上地,住上房是对社会的反哺。杜甫强调“篱笆”拆除,是对社会责任财富观念的重塑和建树。妇人扑枣是实指也是虚指,杜甫劝吴郎是明指也是暗指。“默思失业徒,因念远戍卒”(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)的杜甫,常常思考的是国难兴邦、扶贫济困,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(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),不也应该成为吴郎辈新生世代的新使命?

诗是心的观照,诗心是社会的观照。社会的任何断面都会打上“吴郎筑篱”和“妇人扑枣”的烙印。读杜甫的诗,是为了明心,为了“转须亲”,为了消除社会贫困和心灵贫困,为了消除对贫困的反复和恐惧,也是为了抚平“筑篱”与“扑枣”的烙印。

当前讨论共同富裕,重心要放在“扶”字上,扶持贫困户,消除贫到骨;重点要放在“转”字上,价值观,财富观,资源观,转须亲,只有转才能自觉重建;重量要加在“升”字上,反哺社会,不是自身物质财富的减少,而是精神财富的升维。这正是,又呈吴郎转须亲,正思赓续泪盈巾。



只在该杂志的“编辑室”中,介绍“季黄先生的《风沙寄语》,亲切有味,有如淙淙的溪流,令人生愉悦感”,却从未披露其真身,以致无锡的文史学者金晔,会在《平襟亚传》里将季黄误成文物鉴定专家朱家潜(该书第221页)。1996年版《柯灵书信集》第269页收有一通1943年9月“致桑弧”,上款季黄先生,表明从那时起,他的身份已然揭开。

口悬挂的家训禁牌。楷书写着:“烟酒切忌登楼”。六字之间,可以体味在藏书面前保持气息的清新、态度的敬重,不鲁莽,绝烟火,远污染……在我看来,这是古老“天一阁”所以安详之魂,是今日天一阁博物院禁中之藏。做什么,就有什么禁忌。尊“忌”而不失范,那么,藏书、知书之意义才有来处和归依。“天一阁”很老,在我眼里是新的。

七夕会 而若要进一步知晓桑弧客居北京的更多生活细节,可从唐大郎《海报》专栏“定依阁随笔”的相关文字中窥知一二。1943年5月28日,《北国归鸿》篇首称“三星期前,吾友蓬赤游故都”,又称两人“十载论交”,“殆不胜知己之感”;后文并节录其描述故都见闻的来信,以飨读者。6月20日,《海派与京派》中称“蓬赤书来,谓故都亦有集团结婚之举,但不名集团结婚,而改为‘联璧婚礼’,雅则雅矣,惟酸气终嫌太重耳”。7月1日,《小黑姑娘》则说:“在七月号的《万象》上,读季黄先生的一篇《风沙寄语》,这就是老友蓬矢替柯灵兄寄的故都通信。蓬矢的文章,清柔婉丽,正如他形容北海的风光一样;读过之后,使人从‘衷心引起一种温暖和甜适的滋味。’”不消多言,这几个名字蓬赤、蓬矢、季黄看似名目繁多,却均指向同一人,即未来的名导演桑弧。